



## 冬绿是一种风骨

□ 王国梁

冬日里到处都是枯黄的颜色,显得那么肃杀寂寥。当你在满目苍茫之中前行时,突然见到一片绿色,一定会觉得眼前一亮,沉郁的心情也会为之一振。

松、柏、冬青等等,这些在冬天依旧能够绿着的植物,仿佛在磨难中傲然挺立的人一样,特别让人肃然起敬。冬绿是枯寂底色上的醒目存在,也是寒风呼啸中的风骨彰显。冬绿在冬天显得格外珍稀,每每我的视野中出现冬绿,我都会长久凝视,想要把这难能可贵的绿色留在心底。

记得有南方的朋友说过,他们那里四季如春,随时可见养眼的绿色。我以为,北方的冬绿跟南方冬天的绿不同,它及时弥补了冬天的欠缺,为万木萧疏的季节增添几许色彩和生机。冬绿是冬天的点缀,浓淡相宜,恰到好处,更惹人喜爱。

冬绿是历经沧桑后的深绿,那种绿深沉厚重,不事张扬却让人无法忽略它的存在。冬绿褪去了不再稚嫩的容颜,从骨子里焕发出成熟沧桑之美。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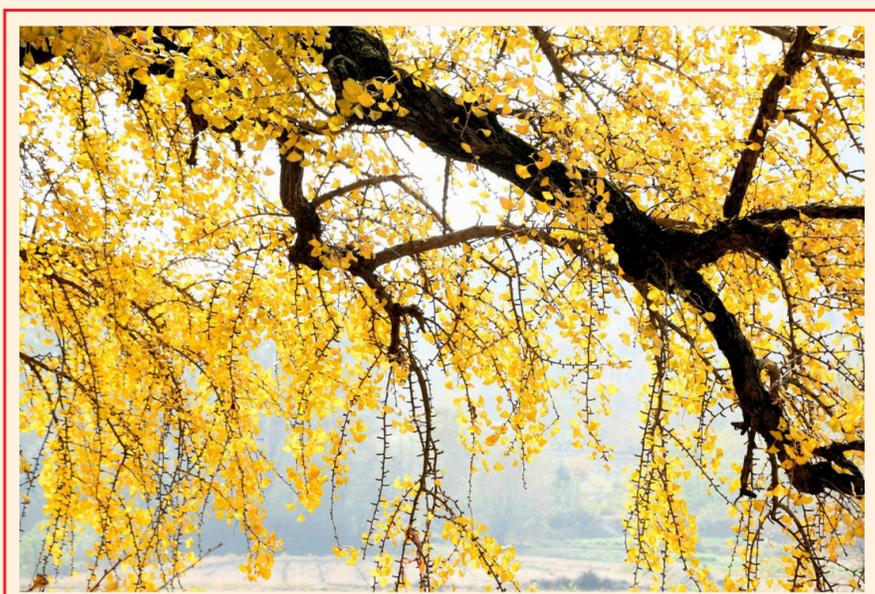
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冬绿,身边的一株冬青,或者山间的一株松柏,都是冬天的一道风景。严寒威逼,风雪欺凌,冰霜肆虐,它们依旧是挺拔的模样。它们在枯黄的背景上倔强地绿着,显得格格不入。但正是这份格格不入,彰显着傲然不屈的风骨。那些冬日里依旧绿着的树,也是富有智慧的。它们也懂得适当收敛,所以到了冬天就显出隐忍低调的模样。有时看到它们在朔风中瑟瑟抖动的样子,会让人想到单薄瘦削的人。不过你永远不要担心它们会倒下,它们有着强大的内心,足以对抗任何一个严寒的冬天。冬绿有一种经历磨难后的傲骨,每一抹绿色都仿佛是季节的妙笔精心写就的华章,使得冬天的诗章有了铿锵的韵脚,有了动人的旋律,有了深刻的主题。

自古以来,冬绿就被文人墨客和丹青妙手们青睐,留下了不朽的作品。论语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学生时代不能完全理解其意,如今看到眼前的冬绿,才明白那是

对风骨的赞颂,是对品格的褒扬。李白说:“松柏本孤直,难为桃李颜。”诗人用松柏的风骨来象征自己孤傲的性格。松柏傲岸,冬绿风骨。属于冬天的绿色,不屑于像桃李那样在春天用妖艳的颜色谄媚。还有陈毅的诗: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。”历代名画中,冬绿的影子不可缺少,尤其是作为“岁寒三友”的松树,频频出现在画中,成就了不朽的传奇。岁月流逝,冬绿长存。真为冬绿感到骄傲,人们热爱冬绿,源于它的风骨。

有一次大雪之后,我看到白雪覆盖之下,冬绿在跃跃欲试。一瞬间,我的心中盈满了感动。“冬季,大自然显得特别纯洁,凡是在寒冷偏僻的地方,我们所能看得见的东西,都值得我们尊敬,因为它们有一种坚韧的品格。”冬绿,是这种坚韧品格的生动写照。

寒风呼啸,飞雪飘零,冬绿依旧。冬绿是一种风骨,那些在冬天依旧绿着的植物,让我们肃然起敬。



又见银杏黄

盛近摄

## 银杏黄了

□ 陈卫中

这几天,银杏黄来了,霸气地走到了舞台的中央,稳稳地坐上了季节的C位。

小雪,未雪。但,寒风劲吹,从遥远的北方一路狂奔。小城的姑娘,赶忙把裙子外套上了大衣。也仿佛就这在一夜间,银杏树要了“变脸”的绝技,转眼就披上一身通透的黄。从上到下,从头到脚,那一片,挤挨着的,簇拥着的黄,是那么的浓,那么的烈,那么的奢侈。惊讶可以有,尖叫也可以有,银杏树善意地提醒着,请保护好你的下巴。

乡下老屋的院子里,银杏树就只有一棵。这棵树听说还是爷爷栽的,比父亲的年龄要大。夏天,一院浓荫。奶奶搬出小桌子,放上一壶凉茶,等待着爸爸妈妈从田地里归来。现在,一树金黄。

城市里一条主干道旁栽种了很多的银杏树,间隔着一些常绿的树。这时候,银杏的黄笼罩了整条道路,那些绿则被完全被忽略。一棵一棵,一树一

树,一连串,一长排,抬眼望去,整个的视野里全部是粼粼的黄色。无论是漫步前行,还是驾车经过,你的脑海里自然会充盈着这暖心的黄,身体上自然会沾染着这芳香的黄。

走出大路,拐进小巷,这儿全然是银杏的黄色的世界。小巷不长,二三百米左右,巷道两侧全是银杏树。经过批准同意,这几天巷道不必清扫。一片一片,一对一对,金黄的叶子从树上依依不舍地离开,在空中飘舞玩耍之后,静静地落在路面上。一天一天,一层一层,水泥路铺成了黄金小道。树上、空中、地上,整个世界满地黄。行人驻足看,尽兴拍,不忍心踩乱这童话般的仙境。

在两条路的交叉口,有一片绿地。六幢老旧的四层楼去年拆去,土地平整后尚未开发,就种上了草坪。草坪中间有一棵银杏树,是特意保留下来的,据说也有几十岁的年纪了。银杏的叶子落下,围绕着

我的书房里端放着一盘朋友送的青苔盆景,它的生命虽不如自然间的顽强,但我喜欢在写稿后端详它的墨绿,揣摩它的前世今生,抛开寂寞苍凉、道家的无为有为、佛家的禅意,只是看着表象的“青苔枯了冬来太匆匆”——珍惜当下,别无他求。

细密的青苔流传千万年,中国古诗文里有它的一席之地,魏晋南北朝有它的身影闪现,唐以后青苔倩影不断呈现,虽说青苔常和苍凉幽寂、时光流逝、美人迟暮、禽悲虫嘶等伤感意象相连,但文人雅士仍不惜笔墨,张扬描绘——李白诗云“门前迟行迹,一一生绿苔。苔深不能扫,落叶秋早飞。”姜夔词云“沈香亭北又青苔,唯有当时蝴蝶、自飞来。”赵师秀诗云“青苔生满路,人迹至应稀”……这些诗句中,青苔是美丽哀伤的浓情物,青苔是岁月长河的见证物。细想要等到青苔长满阶、苔深难扫时,要经历何等漫长的时间流逝呀!再闭目浏览幽长的满阶青苔,始终没有尽头,布满青苔的石阶直插云霄,伴着石阶两旁淙淙不息流下的溪水,那是何等的空寂之景!难免不猜想,青苔石阶尽头定有一古刹、一僧人,青衫瘦身,与寂寞的青苔、石阶、溪水融为一体……

青苔化身寂寞代名词的起点,要算是班婕妤的《自悼赋》“华殿生兮玉阶青,中庭萋兮绿草生”,班婕妤本是汉成帝的妃嫔,面貌端丽,才华出众,聪颖博辩,刚入宫时受到皇帝宠幸,但随着赵飞燕的受宠,班婕妤命运的冬天也来了。有着从宠到失的心灵过程,再脚踏冷宫中的满满的青苔,唯有寂寞,还是寂寞。有了“婕妤怨”开头,后一发不可收拾,乐府诗把此寂寞怨演绎成系列,西晋陆机“春苔共阶除,秋草荒高殿”,南朝阴铿“花月分窗进,苔草共阶生”,唐严识玄“寂寂苍苔满,沉沉绿草滋”……无论谁的诗文中涉及“婕妤怨”,都少不了青苔,可见班婕妤的《自悼赋》中所写青苔与寂寞相融,登峰造极,无人敢比。

创新青苔寂寞意象,向更悠远的时空升级,不能不说到南朝(梁)江淹《青苔赋》。赋中用大量笔墨写尽青苔寂寞之美,最后笔锋一转,以木兰、豫章比对着青苔之命运,高大木兰、豫章砍伐后制成木兰舟和房梁柱,而青苔虽弱不起眼,无人问津,却自在卧石集泉雨,依水镜湖沼。生命之长短,不在于外在的高大,而在于内心的强大。

青苔一旦从宫怨中走出,便成为道家冲虚宁静、无为而为的处世哲学象征,影响代代后人。杜甫“鹿公任本性,携子卧苍苔”中的青苔恬淡天真之气,让青苔焕然一新。青苔不仅久居道家,又被佛家邀请,王维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声。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”中的青苔多了幽远、深邃、古朴、玄静的佛家禅意。

根四周,静静地躺在草地上。中圈厚,外圈薄,向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个石块形成的巨大涟漪。粼粼地黄和青青绿,组成色彩的跳跃,泾渭一样的分明。咔嚓、咔嚓,小姐姐摆出各式的姿势,小哥哥自顾地按下快门。

妻子也有了发现。就在叶和草之间,散落着很多银杏的果,熟透了的,被风吹落的果实。蹲下身子,一颗颗地捡拾,一会儿就拾了好几斤。妻子说,去皮洗净便是白果。取几颗,装进牛皮信封,放到微波炉转一下,白果就开口笑了。我说,得细水长流,慢慢地带回和回忆。

走过四季,C位的银杏黄,只有短短的那么几天或半月。这一树浓浓的纯粹的黄,给忙碌碌的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、不一样的记忆。或许,当你经过无光或碧绿的银杏树时,你不会留意到它的存在,但谁会否认银杏存在的意义呢?

## 独坐风月里

□ 黄雪芳

在古画里,常常见一人独坐的情形:或坐卧于一棵老松下,悠闲舒展,仰头凝思;或席坐于瀑泉之侧,听耳边流水淙淙,取水煮茗;又或盘坐于山崖之巅,手挥五弦琴,泠泠音声中,游心太玄。这样的画面,既令人神往,也极具治愈性——光是看见,已自觉褪去一身燥气,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超脱。

古人尤爱独坐。放荡不羁如李太白,也有静下来只与青山相对的时刻。在《独坐敬亭山》中他写道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此时的敬亭山,如同一位知心的伙伴,懂得却不越界,保持有距离的欣赏,在距离中产生无限的美感,所以才能相看两不厌。

王维在《竹里馆》里写道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此时的诗人隐居蓝田,在抛开所有的俗尘杂事之后,他在月下独坐,弹琴长啸。但此时的王维并不孤独,因为自有明月来相照,所有的心事在月色下一一被洗净,不留块垒在胸中。

要论独坐的最高境界,我认为非属柳宗元的《江雪》不可。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;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漫天风雪中,诗人独坐垂钓。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垂钓更像是一个伪命题,如姜太公,意不在引鱼上钩。真正令诗人冒雪倾赴的,是在绝、灭、孤、独这样的情境中,那个一静至深的世界。

古人独坐,或是郁郁不得志之后的疏散怀抱,或是归隐田园之后的自我慰藉,又或是基于“半日读书,半日静坐”的文人修养。对于今人而言,有时也需要一方静静地独处。这就好像是一个给心灵充电的过程,让耗散在外的能量回归,再次元气满满;也像是让波动的水面重新安静下来的过程,在寂静中让内心澄明,不至于在纷繁的俗世中迷失,并能辨清此生真正追求的或许只是内在的宁静与平和。所以,对于读书人而言:闭门即是深山。关上扇门,打开的是另一扇通向内心真实世界的门。独坐是一门技艺。毕竟,心不定的人是没有办法坐得住的。

蔡志忠,漫画家、金马奖最佳卡通片奖得主,同

时还是桥牌高手、物理学家、哲学家、数学家。在一档访谈节目中,蔡志忠透露他最厉害的功夫其实是“坐功”。当他画画或写书时,可以42天不出门,有时连续坐在板凳上10个小时。这样努力的结果是:每天能画15幅漫画,几个月时间写完60万字的书。为了独坐,他甚至定制了一套桌椅:椅子45公分,桌子70公分,因为这样的高度人久坐不累,可以长久用功。

法国思想家蒙田曾说:“世界上最伟大的事,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。”无论是平抚心灵,抑或默默用功,一个懂得适时抽身回到自己世界的人,自带专注、自立的美感。在独坐的无边寂静中,不依恋,也不惧怕,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头,去沉淀,或是去创造。独坐,置身一处,也是置心一处。心不散乱,才能看见人生最曼妙的风景。独坐风月里,去看一朵花慢慢开放,去发现曾经忽略的美好。不迟疑,也不慌张,全心投入生命中的每一刻,积淀出岁月的厚重质感。

## 品味青苔

□ 胥雅月

## 三餐养身,四季养心

□ 马亚伟

我以为,三餐养身,四季养心,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。当然,我的这种说法属于“互文”的修辞手法,就是两个短句的意思互相交错,三餐可养身养心,四季也可以养身养心。

汪曾祺说:“人生忽如寄,莫负茶、汤、好天气。”人生在世如同寄居的旅人,匆匆来匆匆去,但总有一些东西需要珍视,比如茶、汤、好天气,这些能够慰藉我们舟车劳顿的东西,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,千万不要辜负。“茶、汤、好天气”,其实就是我所说的三餐和四季。

食物是我们最好的慰藉,能够把一日三餐吃好,不仅可以养身,还可以养心。一日三餐,可不是吃饱了那么简单,还有疗愈和滋养心灵的作用。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:心情失落的时候,如果懂得关照自己的胃,在逆境中善待自己,便能很快摆脱糟糕的情绪。“吃饭吧,吃饱了就好了”,这句话

不知多少次点亮了生命中那些黯淡的日子。一盘一碗的亲切,一粥一饭的体贴,让我们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值得眷恋的东西。其余的那些得失成败,荣辱悲欢又算得了什么?苏轼被贬之后,仍然能够以达观的心态面对生活。这个“超级吃货”,任何时候都不忘用来养身和养心。他买来猪肉,与竹笋一起炖煮,味道竟然出奇好。兴奋之下,他写了一首诗:“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他把一餐一饭经营得活色生香,同时也把心灵关照得洒脱自在。

把一日三餐吃得有滋有味,就能够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想要把三餐品味出醇厚悠长的味道,仅仅靠我们的舌尖和味蕾远远不够,更重要的是,需要有一颗热爱之心。热爱凡尘生活,热爱烟火人间,热爱滚烫人生——即使命运会赐给我们那么多辛酸和苦涩,依旧让我们感到人间值得。三餐养身,亦养心。

除了一日三餐,一年四季也是值得我们用心、用力去爱的。英国诗人兰德说:“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我热爱大自然,其次是艺术。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。火萎了,我也准备走了。”四季风景,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和幸福。如果一个人连四季风景都不曾留意,甚至连寒暑变迁都忽略了,他的生命旅程简直成了让人煎熬的苦旅。人生在世,物质生活可以简单,心灵必须要丰盛。身体可以承受劳累之苦,更要学会享受放松之趣。滋养我们心灵的,让我们的身体恢复自然舒展的,就是千姿百态的大自然。

花开花谢,草荣草枯,云卷云舒,燕去燕来,春夏秋冬,四季更迭。大自然赐予我们无限美好,置身其中,你会感觉仿佛是回归家园一般,无比舒适和放松。其实,我们本就是来自自然中来,像草木一样依赖自然,那么就让我们活成一株灵性的草木吧,借助自然的滋养自由生长,任性开怀。四季风光,流转有序,放松身体,滋养心灵。岁月沧桑,初心不改。

一屋一院,两人相伴,三餐四季,茶饭滋养,风光无限。一花一草,一山一水,布衣蔬食,可乐终生。三餐养身,四季养心。三餐与四季组成了我们的生活,两者相辅相成,相互融合,让我们的生命多了几许生趣。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尘世中,找到通往心灵家园的路。

